

老兩班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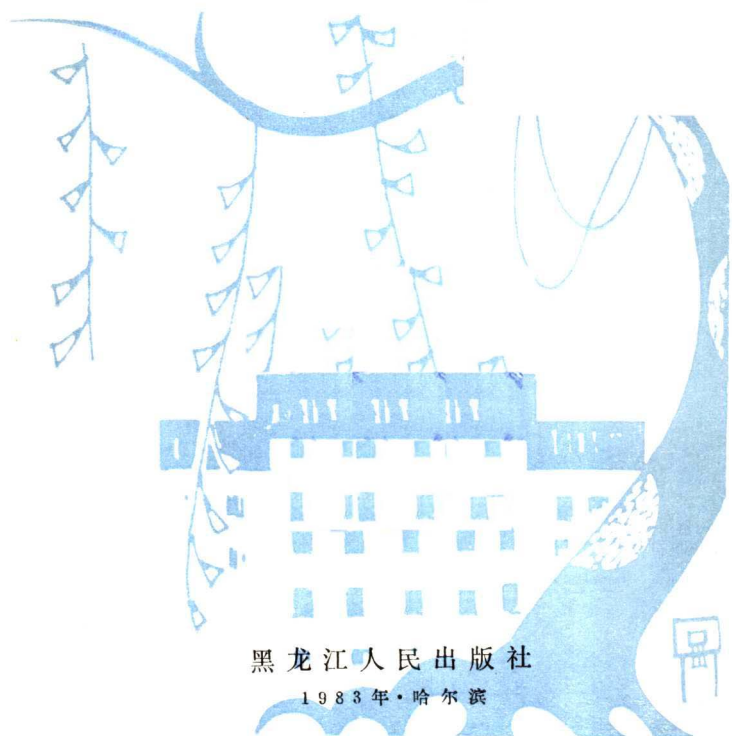
李漢平

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老丙班的故事

李 汉 平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3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海 石
封面设计：从 余
插 图

老丙班的故事

李 汉 平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8 6/16·插页 1·字数 51,000
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 3,8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544

定价：0.28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丙班的第一天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铅笔的风波·····	(24)
第 三 章	还能胡混吗? ·····	(36)
第 四 章	攀登·····	(45)
第 五 章	考场上·····	(54)
第 六 章	友谊·····	(62)
第 七 章	新年联欢会·····	(68)
第 八 章	“储蓄所长”·····	(75)
第 九 章	“观察日记”·····	(80)
第 十 章	初战告捷·····	(84)
第十一章	帮助凌茫茫·····	(89)
第十二章	玉泉河边·····	(93)
第十三章	运动会上·····	(101)

第一章 丙班的第一天

老丙班的第一天，是在骚乱与不安中开始的。

经过分班考试，有四十多个叽哩哇啦的学生被分到丙班来，有吵的，有闹的，差点儿没把房盖给挑起来。这里头有不甘心不服气的，大喊自己“亏了”；有灰溜溜垂头丧气的，缩着脖子静悄悄地躲在角落里；也有大大咧咧满不在意的。他们有他们的“哲学”：“怎么也是毕业，在哪个班不一样呢！”于是他们照常说着，笑着，似乎心安理得。

凌茫茫是全校有名的活跃分子，从来不知道愁，哪怕是挨了批评也是笑嘻嘻的，得了“鸭蛋”也是笑嘻嘻的。两颗白生生的小虎牙，似乎老想晒晒太阳，整天露在外面。他那黄茸茸的头发，活象一朵蒲公英。那黄中透明的眼珠，转来转去很灵活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又聪明又淘气的家伙。

这会儿，他正冲身边一个叫金小路的同学说：“老蔫儿，瞅你，一进丙班就更蔫儿了。丙班有啥不好？你没看后头还有丁班哩。咱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精神着点儿，别那么蔫头蔫脑的。”凌茫茫一边说着，

一边得意洋洋地晃着手里的串钥匙，晃得稀里哗啦直响。他那灵活的黄眼珠儿竟能随着钥匙抡出的圈儿上下左右地转动，好象在演杂技一样。

“去去去！”金小路不耐烦地用手堵上耳朵，把头俯在桌面上。他正为进丙班的事儿窝囊着哩，哪禁得起这种没有志气的“安慰”？

“唏，好心好意劝劝你，不听拉倒。哼，你学习好？学习好咋不上甲班哩？”凌茫茫不屑地看了金小路一眼，转身又和别人说话去了。

金小路听了这话，鼻子一酸，抑制不住的泪水就落下来了。

说实话，小路这会儿心里是够难受的。他可不象凌茫茫那样没脸没皮，别看他“蔫儿”，自尊心可挺强哩。

以前有一次，他因为没完成作业挨老师一顿批评，窝囊得两顿没吃好饭，后来回回作业都按时交。要说学习吧，他学得很认真。爸爸总说：“学生嘛，不学习还行？”几乎天天不漏地检查他的作业。前几年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老师不敢给学生留作业，可是爸爸天天给他留。每天一篇日记，一篇钢楷。所以他的字写得很好，文章也还写得通顺。倒霉的是数学，前几年没学好，现在一古脑儿学习起来，觉得很吃力。那些公式呀，定理呀，动不动就给搞串笼子了。他这次进

丙班，就是吃了数学的亏。

一进班来，看见那几个“威”震全校的“名流”，他好象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，弄了个透心儿凉。你就看看吧，靠墙那一溜儿：“大老白”、“二霸王”、“三军司令”、“拚命四郎”、“猴七儿”、“愣八”外加“老狼”……怎么凑合的！真赶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了。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。这还能学习吗？“老蔫儿”简直有些泄气了。加上刚才受了凌茫茫一顿抢白，他想，这样的班我不能呆，我自己虽说不咋的，可总比这些人强呵。要么就转学，要么就调班，这样下去还了得！想到这里，他用手背擦擦眼睛，暗自下了决心：“走，才不在这鬼班混哩！”

这时凌茫茫站起来，对远处那个叫铁立的同学打招呼：“哎，大老白，你那座没人儿，我去吧，我不愿意和老蔫儿一座，看他的哭丧脸。”

铁立生气地涨红了脸，一拳插在桌上：“去去，我才不要你哩。干啥总要叫人外号？”

“唏，你有这外号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咋才想起来生气？”凌茫茫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别总拿老眼光看人！这次考试我也没当大老白呀，六门一平均，凑凑合合还闹了三十五分哩。”

铁立有几分沾沾自喜。这个分数，在别人看来，不多；在他看来，不少。因为过去，他的成绩单上一

向都是空白呀！

“三十五？了不起！那以后干脆就管你叫三十五吧。”凌茫茫说。

“三十五就三十五呗，总比大老白强。”铁立说。

“三十五，让我上你那座儿吧。”凌茫茫立即改了口，继续缠磨。

“去，这个外号也不行。”铁立连连摇头说，“下次考试我要是打四十五呢？”

“那我就叫你四十五。”

“我要是打五十五呢？”

“我就叫你五十五。”

“我要是打六十五呢？”

“我就叫你六十五。”

“嗯，打六十五就差不多离儿了，及格了嘛。”铁立眯起眼睛，得意地说，好象那个六十五已经到手了似的，随后他又猛一擂桌子，“以后谁要是再叫我大老白，我就撕他的嘴！”

对于铁立来说，“老白”这个外号意味着过去，意味着耻辱。如今，那种浑浑噩噩的日子过去了，在新的形势下，铁立的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呵！

眼瞅着同学当中有的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，有的直接跳级，跳到高一、高二去了。而他能总甘心向祖国交白卷么？老师说过：“为了救治被‘四人帮’破坏得

经济文化落后的祖国，现在到处都急等着人材，青少年要奋发努力呵！”而他，不正是青少年当中的一分子么？飞速发展的形势一直在激励着他。大学招考制度恢复了，全国科学大会也召开了。

记得前几天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科学家，被请到学校来给同学们作报告。铁立就坐在他身边。报告快结束的时候，老科学家激动地说：“同学们，祖国的希



望，科学的前途，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。前几年，我们冒着被批判的危险，悄悄地搞科研。有的人把一生心血都搭上了，临死的时候，手里的科研项目还是半成品。科学工作就是这么艰巨。有时一代人不行，要两代！两代人不行，要三代。这就需要接力赛。前几年我们攀登呵，攀登呵，可回头一看，总是后无来者，不禁仰天长叹。今天好啦，只要咱们共同努力，祖国的科学事业是大有希望的。同学们，为了祖国，为了共产主义明天，努力吧！”老科学家说着，不由自主地拍拍铁立的肩膀。

铁立颤抖了。他那张白净的脸，头一次“刷”地变成了红色，好象每个毛孔都要滴出血来。他的眼里涌起羞惭与激动的光波。他怕同学们看见，迅速回过头去，麻利地抹掉那流到脸上的泪滴。但这个动作还是被老科学家看见了。他微笑着说：“小同学，有信心吗？”

“有！有！科学家伯伯，我从前被人叫做‘大老白’，以后再也不能交白卷了！”铁立抓着老科学家的手，激动地说。

事情才隔几天，他就被分到丙班来了。其实以三十五分的成绩进丙班，却也不窝囊，以后学习好了争取再往乙班和甲班跳呗。可是为什么到了一个新集体，还有人对他的外号念念不忘？这是最让他生气的。此刻他眼睛瞪得圆圆地，鼻翼一扇一扇地，嘴唇抿得紧

紧地。真的，谁叫他一声“大老白”，真比骂他还难受。

“大——，不，三十五，以后我再也不叫你大老白了，让我上你那桌儿去吧。”凌茫茫继续在磨。他是个活泼好动的人，一张嘴嘞嘞起来就没个完。和那个闷头闷脑的金小路一张桌，不是会把他憋闷死吗？

“嗯，让我考虑考虑。”铁立不知从哪儿学来一个动作——摸摸他那没有胡子的下巴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凌茫茫眼巴巴地等着听他考虑的结果。

大约过了三、五分钟，铁立说：“凌茫茫，我不跟你一个座儿。金小路，你上我这儿来吧。”他知道在丙班论学习，金小路得算“尖子”，所以才发出这样的邀请。

“你呀，傻瓜，他跟你一桌儿，一星期也不带跟你说一句活的。”凌茫茫警告说。

“我现在需要学习，不需要说话。小路，来吧，学习上你帮我，纪律上你管我，我胳膊粗力气大，谁欺负你我揍他，还能帮你家劈片子、挑水，干点零杂活儿。”铁立说得又诚恳又热情。

听着这样的话，金小路犹豫了。他知道铁立过去是全学年学习最不好的学生。要不，能赚下那样一个“雅号”吗？初一那咱有一次考试，考了六门，他交了六张白卷，得了六个零分，却还乐呵呵地说：“仨烧饼仨鸭

蛋，就着吃，挺香。”那外号就是从这时叫起来的。刚才听他那一番话，有些不甘落后的意思。不甘落后就能进步，总比凌茫茫强。凌茫茫整天乐乐呵呵的，啥都不在乎，可倒是无忧无虑，那他一辈子也不能进步。再说人家铁立那么热情，那么诚恳，能拒绝他吗？当然不能。他想，在我没转走之前，就先和铁立一个桌吧。于是就从桌膛里掏出书包，向铁立那桌走去。

凌茫茫一看连铁立都不要他，金小路又走了，他那桌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，讨了个没趣儿，讪讪地摸了摸他那蒲公英似的后脑勺。不过他到底还是个乐天派，一会儿又嘻嘻哈哈地和一个绰号“猴七儿”的同学闹到一块儿去了。

铁立一看小路肯于光临，变得特别殷勤，又是擦桌子又是擦椅子，末了他把嘴凑到小路耳边，神秘地对他说：“咱这回不当大老白了，你可得多帮咱呀！”

金小路谦虚地摇摇头说：“我也不行，咱们互相学习吧。”

铁立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嘿，你就别扯着胡子过河了。我知道你学习好，是个漏网的好学生，从大鱼堆儿里落到我们小鱼堆儿里的。别客气，帮帮咱！”

金小路听了这番夸奖，脸涨得通红，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唉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。可他宁愿去当甲班的“老末儿”，也不愿意来做丙班的“尖儿”呵。

铁立见小路不说话，以为小路瞧不起他，便拍着胸脯子说：“嘿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从前咱学习也不孬，小学时也得过几个一百分，就是这几年让‘四人帮’给害了个苦，老不学习，跟不上趟了。我越寻思越恨那帮坏蛋，恨不得把他们都给宰喽，他们误了咱们多少好时光呵！”

“嗯。”小路颇有同感地点点头。

铁立继续说：“小路，有一样儿，不许你瞧不起咱。就凭我这周长五十八点二厘米的大脑袋瓜儿，我相信，没问题儿。这回我算是标上劲儿了，你呢？”

“嗯。”金小路点点头，仍然只回答一个字，他把“我也标上劲儿”这句话给省略了。

正当教室里乱哄哄的时候，班主任惠老师走进来。教室里的喧闹声有增无减，并没有谁对这个三十八岁的中年教师表示特别的注意和特别的欢迎。在不熟悉学校教育情况的人看来，这简直有些不象样子，可是惠老师知道，这还算客气的呢。前几年，每个老师接新班都没法工作，连个黑板擦也找不到……看着那样的景况多痛心呵！有人劝他得过且过，不要管学生了，可是他倔犟地说：“不，要教，要管，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呀！”

为了这，他挨过整，受过批判。小流氓的刀子刺伤过他的胳膊，坏学生在大年三十儿晚上砸过他家的玻

璃，可他并没有垂头丧气。

前几天，他主动向校领导请求，要来了人称“破烂儿”的、使人头痛的老丙班。昨天他把学生档案拿到手里一看，嗨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里面真有几个人物，几员“虎将”哩。

惠老师走上讲台，开始了第一节班会。他身材高大的，笔直、挺秀。一张微黑的脸上生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，那深沉的目光里带着焦灼，带着希望，带着对学生们的诚挚无私的爱。他的声音清朗、有力，讲呵讲呵，从打倒四人帮以后学校的大好形势，讲到为革命而学习的重要意义。从自己接班后的心情，谈到对班级未来的设想。情真，意切，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

讲着讲着，他忍不住俯下身去，注视着他的新学生们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他的脸色刷地变得苍白了。

学生一个个象“散仙儿”，有的在低头摆弄东西，有的在画漫画，有的在交头接耳嘀咕着什么，偷偷地取笑着，看样子好象要搞什么恶作剧。

惠老师的火气要憋不住了，他真想大喊一声：“同学们注意！”

他那瘦骨嶙峋的大手举起来，想要向讲桌上击去，然而它在半空中减了速，在桌边上拐了弯儿，接着缓缓地放下了。“唉——”他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
老师的心呵老师的心，有谁知道老师的心呢？它

的喜怒哀乐都和学生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十几年前，他还在小学里教书，当他的班级成为全校的第一个红领巾班的时候，他在睡梦里都笑出了声儿。当他班级的同学全部都考入中学，他竟兴奋得吃不下饭去。十年浩劫中，一个他很喜欢学生民民，走了下坡路，他把民民叫到办公室，想批评他一顿，还没等张口，他自己却哭了，哭得那么伤心。第二天，他的肝病发作，昏倒在讲台上，被送进了医院。民民来看他的时候，捶着床栏，哭着说：“老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……”他朦胧中听见这话，欣慰地笑了。

如今，他面对的是新一茬中学生，他们带着知识上的空白，带着心灵上的创伤和野性，叽哩哇啦地聚到他的面前来。此刻，他那严肃的目光朝教室的各个角落扫了一遍，扫过每一张脸，探进每一双眼睛。

教室里变得稍微安静了些。四十多双眼睛，有的带着惊奇，有的带着恐惧，有的带着欢欣，有的带着压抑，有的带着信任，有的带着忧虑，一齐投向他们这个新集体的领头人。

惠老师的眼睛真亮呵，又黑又大，墨晶石一般，仿佛一下子能看透这四十个少年人的心。刹时间，这双眼睛成了全班学生目光的焦点。这些目光，这些神情复杂的目光呵，把惠老师的眼睛反射得更加深沉了。

然而，惠老师的话并不使人感到愉快，不少同学

都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。

他说：“同学们，我再提醒你们一句，别忘了咱们是老丙班！”

同学们心中暗想，嘿，何必自己揭自己的短处？秃子会管自己叫秃子吗？

这细微的心理变化，并没逃过惠老师的眼睛。

“怎么？不愉快吗？”他反问道，然后又自问自答：“是的，不愉快。可是同学们，咱们要正视现实。咱们就是地地道道的老丙班，和人家甲班还差一大截儿哩。”

座位上，不少人红着脸，低下头去。

只有凌茫茫还满不在乎地舔着嘴唇，笑嘻嘻，无动于衷地正视着老师。

惠老师看着同学们，继续说下去：“怎么样？灰心吗？气馁吗？没有必要。大家都抬起头来，不要看着自己的脚尖儿，要看着前方，要看着将来！”

这几句话，惠老师简直是用朗诵诗一样的声调，充满感情、充满信心地说出来的。一下子赶散了学生们脸上的乌云，不少同学抬起了头，挺起了胸脯。用那充满惊奇的、发亮的目光注视着他。

惠老师接着说下去，似乎在说着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，使同学们乍一听简直有些莫名其妙：“同学们，我知道你们当中不少人都有一个外号。”

“嘻嘻，嘻嘻……”同学们互相望着，忍不住笑起来了。

可不是嘛，这个叫“蝻蝻”，那个叫“大虾”，那个叫“老猫”；还有靠墙的那一溜儿：大老白、二霸王、三军司令、拼命四郎、猴七儿、愣八……都扯成线排成行了。可是，老师说这个干什么呢？

同学们疑问的目光又集中在惠老师的脸上。

惠老师停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同学们，自从我向领导上提出了来教你们的要求，我也得了个外号，叫‘收破烂儿的’。”

同学们一听这话，禁不住哄然大笑了。可细一寻思，心里又有说不出的滋味。

“同学们，你们是破烂儿吗？我说，你们又是又不是。如果四人帮继续折腾下去，你们只能成为一堆破烂儿，地地道道的破烂儿。然而，今天不是昨天了。希望大家提高自信心和勇气，把咱们的老丙班变成争气班！大家有决心没有哇？”

“有！”“有——！”学生们七零八落地喊着。有的拖着长声儿，有的出着怪调儿。那真心实意这样回答的，喊得红了脸。铁立属于这一类。当然也有跟着空喊乱喊瞎起哄的。

全班只有两个同学没有喊，一个是金小路，一个是凌茫茫。